翠娛閣近言

翠娛閣近言 甲戌春夏業

卷一

文類

翠娛閣近言卷一　甲戌春夏業

錢塘陸雲龍雨侯甫著
仁和陳嘉兆和仲甫評
男敏樹生生甫較

皇明高帝功臣年表序

粤自德隆功進武臣之力是師顧漢光因業于祖唐氏則藉晉陽之甲各有所資元起漠北破中原而有江南所經輙靡亦唯金殘宋弱無多敵焉唯泗上亭長逐秦鹿烹楚猴挾三尺而有天下爲勢

極難爲功最苦更于百年爲我
太祖高皇帝肇義江北奠鼎金陵右脥强吳左肘
勁漢國珍友定拊其背殘元揕其胸其諸盜名字
者蟻聚鷙伺何以當之
帝卒以江陰長興兩道扼自守虜使不敢窺而終
殪之于後首摧其强大桀驁者使人望而震慄舉
江漢間不血刃而定徐緜荆及豫緜徐及青鼓行
幽冀不惟洗河雒之腥舉石晉來久膻之地悉返
之文明凡在八閩百越雍梁蜀益胥列職方而奉

冠帶或摧以自將或殄以帥臣或假偏師或出分
道誰非此武臣力哉故論居守輸轉之勳則功韓
國論帷幄贊定之績則功青田得巢湖舟師以窺
太平三俞二廖實闢王基奪采石險要以取建康
則鄂國開平肇基王迹至夫六舟深入康郎自湛
友諒之所以亡也杭湖效欵常鎮摧殘士誠所以
虜也微信國方氏不猶血食歟微德慶閩越不猶
割據歟微寧河郴永不尚阻險歟微中山開平又
誰掃齊魯如落葉走虜主于應昌微宋國曹國又

雖與驅擴鄭破張李終關隴之功也如夫鑿蠶叢之險收斧畫之餘金馬碧雞盡入版章不必爲定昆之習戰傳一廖二功不猶勒之旂常哉下及攀附之倫搴旗馘將破邑斬關依日月以流耀千秋葢不獨南陽近臣入

帝録治彼其烏集扞怭解讐葦面誰不望鞭影而馳供

帝驅策寢食戈矛蟣蝨甲胄視　國事如家事後之享有寵榮顯耀其妻子者非其礽之不有其寵

榮不念其妻子者哉雖其居沽之才桀黠之氣求驕于器盈疎于防諸怏怏于弓藏然以匹夫而位極人臣夫復何求出萬死倖徼爵祿良亦可憫焉生寵逼禍產疑深帶礪空盟二死不貸然君子終不泯其功也況草昧之時主臣未定能以肝腦狗知更其表表者因悉列之以俟

聖主故鄒之求以俟司勳堣鍾之銘以俟居功者借鑒于前車以俟好古者憑吊于往事庶偉績不與草木共湮烈士不以一青欒掩亦勸功之一助哉

孫生龍。遁禍産疑深八字滿淚交下。汗血勤勤。

埋沒多少。

成祖功臣年表序

國運之興覆人之精神爲之也精神稚則壯老則衰激則奮疑則餒志盈則竭身輕則鼓此安平君以即墨復全齊不能以全齊遂下聊城也豈曰晉承六季元有江南北之併南具建瓴之勢哉淝水固嘗走符堅采石亦復殪海陵精神爲之主也靖難之役中朝宿將如潁國輩悉已暴亡若先爲驅除者然長與固守材也聲色狗馬之所耗誠爲面目雖存精神非故且老則侈其宿望其氣易矜其

譎多懷懟。一劃不售。其情亦易饜。更身已闘國手
復尙主更何與焉。九江江陰以統務而擁兵。不無
攜心。歷城何平。亦起偏裨。上下相疑。不爲衆與。親
國。又以積猜府忌。勝負寧俟接刃決哉。當日燕山
宿衛。名位卑而年力富。激於黨叛之名。退有繼族
之禍。進或徼城社之封。未有不踴躍用兵。若劉城
守則勢分。而突攻則勢一。衆多則統馭不專。而風
鶴易驚。兵寡則指揮如意。飄忽難抵。雖韓[illegible]有番
侯尙云。縮手僅二。齊黃哉。或曰。鎭遠之守。埒韓國。

道衍之策疑青田成淇足伍徐常亦非定評也乃

策勲開社丹券客于始基豈各功其功而何盛乎

徐俱不獲良死亦有意以摧折之長養之歟雖然

開國諸臣有甚利而無奇害北來諸將則有大利

亦有大害何錦李士實不嘗身死名没家族狗之

耶則胄大害以成功即報以大利亦非過也合二

時年表讀之倘有以作盛衰之感矣

指陳情事婉轉周折振英偉于論議之外標殊

績于時勢之奇直撰之下能不爲古人所欺

文

五經提奇小序

千古大文章創于人之意意貫于中達于脉是為脉其間行所當行止所當止則勢與格生焉若夫點染鏤刻令有聲色詞調良所不廢正如大而天地無極太極肇其意陰陽兩儀衍其脉風雷星河岳瀆山海現其象飈飛霆奮暑溽寒凝麓走岩攢川廻流注其氣勢乎經緯錯綜遲回伏逆流峙徵鉅緩急離合其格法乎烟霞朝暮星雲日夕林岫錦綺波瀾紋縠其詞調乎序有相因機有必至天

地因文章祖也古人觀于天地而文生五經爲其
正嫡上自君師聖哲下暨收夫遊女發而弘章大
軸或至調短什當日不過舒其意已耳高者不假
脩琢卑者不知脩琢然而正惟不脩琢其氣勢更
渾格法更奇詞調更自可味一披覽令人心目俱
快者第經生知聯理意脉無有不知而格勢句調
毎多憒憒益亦昧却古人一段心矣近得選本頗
知及此因爲增定名之提奇而奇者想亦盡于此
擬意于無極直從虛懷未盡時落想降及脩琢

亦幾五伯假竊面目矣典要之論參乎危微

配五經而不朽

孫月峯先生評禮記小序

邇來　聖主尊經術風之所鼓學士家不復守一經八股中塗豎滿紙纖目薄腹相與驚詫爲博爲古不知皆生吞活剝也故予見斂樹嘗向予白曰今日者經學似明而逾不明矣屏置者不火之灰勦摭者不朽之壁强引生造貫之專門而笑予應之曰爾謂專門者不火之朽之歟六經爲文字祖良謂篇有局節有法句有筋字有眼不貴鏤刻實有自然之鏤刻爲古文胚胎也乃人悉以拔之古

文詞中至六經秖問其篇之旨節之解條其字義已矣此外不暇及似不必及而日從左國秦漢史漢八大家問渡飲流竟忘源哉即如世意類類纂諸書亦是餖飣底本不足閱也適勾章友人馮犬牧取孫月峯先生所評禮記梓之其中章法句法字法一一拈出如日月經天常人止問明晦此直窮其道之南北行之疾徐山川經地常人止見流峙此則直相其勢之起伏泒之離合并有專門廢不講者盡拈出其可法經至月峯先生洵不爲火

所厭壁所坏哉。六經亾文字祖已。至于按其疑信酌其去存。誠有如文牧所說。予又不能爲經解者。

劃然見其大

公穀提奇小序

宣尼以一部刑書維持天下。所以隆重中國。屏擯戎夷。扶進忠懿。懲刈奸亂。一字之中。有無限雨露霜霰。顧其意甚微。詞甚苦。會者會之。昧者亦昧之。司寇據案。明罰伸紀。使非有老吏焉。爲之褫其隱心。比以正律。其口正嘵嘵也。翼經之書。旹有四爲左國公穀。左國琢聲飾句。務足人聽。辭令之美。良先後世。然而臧否未著。唯公羊則似明于訊鞫。委蛇曲折。刺入隱情。使人無從規躱。穀梁則似臬于

斷制嚴厲遐猛定人功罪使人無可辨析其間論議不無合離要爲宣聖之功臣史氏之鼻祖一也顧其文純用噢咄似複且套不耐多讀予特載其句調靈雋議論沉異奇快可喜者合爲一帙非敢云巳摘其標夫亦奇我所奇云爾

嚴毅之氣不受古人所掩

四先生文選序

文章得以横行中原映照千古非學博不能大吾之儲非才高不能備衆之體非識奇論議不足以抉理之關鍵非心頡思維不足以透人之肝膈四者缺一不可云文然而四者得其一亦足以王葢未有學而不能以淬吾才鋒闢吾識逕濬吾心靈而多才者未有窮于學畢于識冥于心者彼夫心爲才府爲識竅爲學藏識爲心導爲才舟爲學藪恒相因焉第各有所擅耳居嘗以此相文士就

我明文集中拔百家。已先得其十六。更于其中拔其四。爲四泒之宗。是爲本寧侗初伯敬季重四先生。其學之博者。涵天倒日。呑細納纖。天吳支祁。靡不出沒于其中。才之高者。飛流朊峽。或匯或分。漣漪浩汗。無所不具。備于中。若識之奇。心之穎。可以穴地而行。可以破山而去。淸可鑑鬚眉。奇可合衆美。眞若江淮河濟。並于天壤。淸濁纖巨。雖各有殊。而其足自王均也。疏瀹而令萬世永賴。予不敢自儗禹功。臨碣石。觀滄海。吾亦欲爲世擴一眼界耳。

上巳讌集詩序

若夫春陽踰五月令介三杲日煦顏輕風貶勁吐膩白于烟微梨醒夢娩浥妖紅于露蜜桃泣啼痕黃綠錯而徑氈蒼翠合而林幄鶯去倩聲留待奏未明絃管蝶翻清影亂疑來使曉衫裾日光搖草清香欲赴于燕泥雨意妍花媚色時逼于荇帶野天一艷花鳥胥春點點飛英糝道爲鋪醉客之裀關關啼鳥出林欲和逸人之韵烟霞發其麗景雲日蕩我曠襟茂林脩竹地莫勝于武林天朗氣清

矣而以擔鷗矣之爲紀事石磬

時更宜于禊日輕舟破鏡逸嘯驚鷗何煩曲水觴入手而羽飛寧假繁聲景接畔而電發況復入座氣偕澹心飲醴同舟誼洽蘭氣薰山霏霏玄眉笑斂也韵烟波落落清標酣暢欲空湖海覩絮飛而陋謝盼桃落而悲劉遊絲千丈裊引幽思之飄飄賓主一時豪鼓壯懷之華華豈令喙歌寂歷鶯燕笑人遂至研墨蕭條時光傲我尚宜匱叙策輿擊缽成章激潺淵之清音煥藻萍之翠色百篇斗酒逸調千秋金谷之潘石夫何足云蘭亭之王謝良

有繼美云爾。

描寫春色中。暗藏詩酒。點綴詩酒處。含吐春色。

題中字字繪出。豈尋常摹景硬借詩酒作緣者

等視耶。

題原艷麗。文與之俱。

西湖避暑讌集詩序

盖聞執熱濯水逃暄入幽霞張赤幟導祝融以熒群倫日運火輪駕赤帝以暴萬物紅塵既增焦灼白紈難却煩囂自非滌魄冰壺奚以脫身虐焰況爐鑄不收喜不熱衷簪組更鶯花見迓正堪散髮烟霞藉柳蔭以動凉思邇水光以來爽氣扁舟不繫避日影之東西小榻橫陳趁風來之南北對晴陰西子秀色堪餐炙朱素六郎香光可挹酒浮綠蟻杯送碧筒臨流濯足嚮欲寄于滄浪醉月開罇典

更蒙亨洞剖冷絕霜飛六月奇哉音逼九霄炎暑

奪葳蕤萍生態

聲色香味俱備

壽誥封江母楊太淑人入袠序　應江宗師

乞言舊作

從古婦之烈者。塵芥一生天壽其名矣不必壽其身壽其後蓋其激憤之氣原無前瞻後顧一滾而無餘天亦若以是酬之唯夫以節聞者歷盤錯而必伸其志且黜淫佚慾心之謐矣茹荼吸蘖神之瘏矣履愁鬱而備艱苦骨之勁矣遂能以遐其齡者責美報于天發榮名于後先雖然頹垣壞壁之中抱呱呱而泣者誠來必覩其成名遂與秋蓬俱

雲間觀其成並不過嗣服股肱藝黍稷暨牽車牛服賈得歲時舉觶稱慶壽亦不光更進以兆熊畫荻者收效一時嶄然露頭角乃不勝姑息不能相勗于宦成遂同淪落未獲以一命榮未下人浸及其先猶未見以餘年赫奕存殁也其間殊有其幸不幸焉或者天亦衡其人爲之施耳楊太淑人其源出自文敏公則芝之草固自有根迨歸于江適丁門戶中落蕩于伯者復劫于燼乃能以截髮所柱之才權其姑而相其夫至夫舅之以短辭不獲脩其

先給舍侍御公之業贈公以坎壈不獲脩其先給舍侍御公之業竟左提右挈課致于大參公一再以太孺人太安人太宜人膺冠帔人知大參公在蘭陽爲賢循良在武部爲名蘭省胥以奉職唯謹邀　主眷者作覩榮不知封鮓擊魚太淑人自以義方收其貴也迨參藩予浙拔寒起滯振風肅紀亦唯兢兢不墜太淑人敎故都人士莫不歌咏之而　覃恩下逮大參公祖若父皆得贈如其官皆得纘金衣紫與給舍侍御公相見地下竟其未竟

之業孰非太淑人以壽其身者壽大參公之祿位
與名以貽其先則八十之年其有造于江氏非淺
鮮也只今庚午季冬二十有四日爲　天子聖壽
而太淑人八秩帨辰亦以是日是以大參公祗笏
而嵩祝于公隨退而稱觴于母一日而臣子之忱
交盡衿紳之士亦有拜太淑人于堂慶其志之伸
而報之美者亦知太淑人謐心澹神勁骨所以致
之者亦未易乎嗣是　聖壽無疆太淑人壽亦與
無疆大參公猶以母餘敎蹤藩省而鄉貳　天恩

薦加展三世之榮寵而爲三吾知太淑人且及見之猶拜太淑人之賜也

氣頗嚴凝岸然不下

錢塘江許文昌閣記

羅刹江源自天目奔流而下一練帶城東微風不興則柔藍膩白映黃沙而斕斑旭日升沉則玦碎金流與碧波而蕩漾眞文中一藻麗境也至潮汐之至則怒濤雪立雄聲雷吼逆擊而上亦可見文之奇橫然文戒易盡天帝爲落一山砥之乃形家復築一塔以爲鎭而事不驗不知塔固離地所爲巽峯當在于塔與山之間盖截流者于其末易衰而易止也時則有文昌閣焉揑上下之間踞其勝

蓋是地江中星河倒影天著其文江山交列地著
其文江海怒爭于朝夕越山並獻其森秀則山水
著其文于此有閣洵足爲地形鎮文之昌也必矣
以供文昌不更宜乎閣創于某成于某輸力輸財
則有某餘則爲之記

遊虎丘記

買舟之山塘將近望昔日之華表凝烟冬垣映日唯是一片荒荊殘礫面河有短墻四周松杉若薺前有崖碑則五人之墓張天如所記也五人一市井傭乃竟不朽忠義何嘗無報哉度小橋步塘上時日已午乃入一小村店窓几明淨醞良肴潔爲少憩尋谿側逕入冬日不炎蔽以古木沉沉如欲雨天且逕潤而滑崚嶒錯出道傍一爲試劍石殊無足觀也〇千人石石坦不毛若至千人當無隙

地矣點頭石上覆以亭亦頑質耳劍池水沉黑逼人凄冷不如文定公祠側水稍清朱魚戲其中立亭上不啻濠上巳拾級登殿殿燬于祝融瓦礫存焉塔之欄檻亦焦其半不可登乃入于頂雲松纂極目一望平野與天接大豁人胸次惜未見陳明卿三姬墓志不及一吊之也轉立佛閣閣亦杰傍名賢祠乃頹落知俗情佞佛甚于賢賢山陰老栢古杉蔚然有幽致復踐危磴出曲逕下觀之一水帶繞中爲眞武祠山石瑰壘縈積有痕不堪作夜

郎曰小武當何其不知漢大步履良久因冬仲晷促急爲歸計及閶門已不辨路昔石公遊虎丘媿得得之俗人乎則又笑獨行之踽踽矣

托諭繪形成規成壁丹青家不過是也

續歎賦

慨夫繁華倏盡之物也。功名倘來之數也。而復合有機緣。成樞造化。且久悴之苗易秀。至湫之器易盈。豈難觸境伸情。隨獲慊志哉。予謂天地固有快塲。寸心更多適處。爰補之爲　赤水先生續焉。

夫何情逐境徙。心遍遇遷。中何所駐。若受外緣。娛生滞破。樂萃憂旋。成不招嫉。滿無召愆。人相其愉。天益之姸。其樂只且。輔頰俱鮮。皇虞邈矣。至治奚

豩豦塵絕爲恖斯其巖莫穴茹征鴛鷺于飛畗畜
在野庚充廡厖銘巍燕然猴烽影徵絃歌鏘鏘以
恬以熙何必稱觴嬌嬙麗妃息嫌罷猜永刑僞機
圭組登朝民虞帝堯心體交怡何慾可趣舉肘斷
挐蘇此嬖凋靡簪組分非倖寵影衾而媿消銘旆
常而旌勛樂妻孥而陶陶貫胸漆齒來王來享丹
雉白狼銀甕玉瓮長子臨邊不煩鞅掌馬嘶夜月
塵生甲仗婦寡雖泣士無槍攘保境恤民積乃無
止覺空幕之自罷倚四夷而乘障數敵之宮桑麻

蔭濃風雨維時蠶繭其空男耕女織于田父供杼
流落月鋤荷曉風窺門無吏畜牧有童租賦薄而
室祿永食足而計充炊雞黍而相歡倒濁醪而顏
紅雞犬兮聲相續有無兮樂相通亦有人士微顯
自盟脩豈干祿學非兢名賓塞遝閑躬時之清璞
獻無刖驤首長鳴進淩雲霄退親友生嘯咏終日
脩以清罇讌論闢發玄言時聞豈竹林之自放爲
鹽車之憤驚更也獨處蕭蕭自逸得失無營奔兢
云息開卷游神千古八極廓日曠襟把臂人室祖

周宗孔屈奴買隷掀翻宿窖夷然獨得陋聲伎之爲繁笑山水之有癖若夫關津斂薄盜賊不起車牛貿遷人有倍利樂我耆碩畜我婦子當仳儞而亦甘即開闢其奚懼世躋阜殷俗美且淳木鐸頻提人呈乃心爲孝爲汝去僞去佶家鮮勃谿愉愉誾誾氣洽庭幃積深鶺鴒征戍絕而離別息怨曠消而伉儷尊鰥寡得依孤獨有憑熙熙合皷之樂皡皡帝胥之庭豈如後宮晏笑兮卒來媚菁傾城足老兮乃滋禍胎罹遁兮姤何功茂兮國夾縹緲

三山兮幾于蚕氣宣淫縱欲兮名泯行弃何似覺
可樂于寸衷即快意而無傷哉
在民風世教上歌咏歡情取義極大如隹以一
人之快暢爲歡終涉淫泆
朝野雍熙可續擊壤歌

垂絲海棠賦

賜春光之駘蕩兮麗萬彙而歷姿僉逞妍以叢艷兮亦表柔以參差蕊勁以豎節兮或見賤于末俗弱則工媚兮易領洽于今時故柳似怯于翠重兮喜脆骨以流態花不禁于紅複兮樂委幹以低枝冉冉兮豈干露壓飄飄兮寧假風吹別有海國奇葩昌州韵種薄繁李之寡色陋濃桃之過飾貶纖幹而不居謝冶裝而滅澤爲且眞顏濃淡之介爲且植體卑順之間爲且琢赤英而纍纍爲且綴瓊

房而翩翩爲且儷霞綃流碧漢爲且學繁星麗蒼
天飛燕合德兮連袂太液虢國秦姨兮並鑣渭川
繡裾驚回于急颷蜀錦浣濯于怒湍舞霓裳兮影
難定醉玉兒兮步不堅曲欄獨倚兮嬌倩人扶委
徑交縈兮欵疑與言一縷吸花紅碧兮雜柔而婉
輾二川漂膩脂粉兮牙錯而澄鮮豈若邪水三眠
條雖軟而麗短河陽一縣色雖艷而不妍詎曰飄
氛吐馥欲遜于澤蘭幽谷爭奇應無得而過焉
凡賦動植者不取致于風月即借態于烟雲求

其一味眞色便如醜婦洗去脂粉難施面目矣

此賦之妙只是一箇眞字

紅梨花賦

大造造形春工工繪李綴璣而露芳桃瓊瓊而流彩既蒼黃之剖判匪點染所能攺豈紅梨之質幻易淡束而豔態覆瑩雪於霞綃漾珊瑚於滄海若其青陽鼓鏞秦皇硏沙丹爐鋌赤玉腚朱斜落太眞之紅氷垂垂露下醉荑光之酡頰臬臬若耶烟黯朱輕雨深絳淺隱畣葉而如窺點微風而嬌顫纍纍含苞紛紛吐茜枝臨梵國流蘇映日建大法之幢花覆閑庭色相誰空飛天女之霰紫電映而

欲失粉蝶飜而逾現唇櫻疑越女塡塗臉杏費天工點綴遂令輕勾淺注少分俗艷胭脂薄飾微粧非復尋常妖冶梅娓孤清桃驚過麗穆錦色于苔裀落晴光于緑綺豈必敢實知哀氏之奇挪且燃花發幽人之致孤山于樹清入心脾空蘊一枝艷傾心肺美分嬋之不斷鐏稱流霞聊捉筆而成詞特標藻異

深淺濃淡之間妙于着色不爲朱英緋艷所借

採蓮賦

步城隅以舒嘯。驚節物之改觀。藻荇密而青茂。松杉富而綠繁。山兮陰晴異狀。水兮動定殊瀾。俄淸香之徐發。欲樸弓之衣彩。因飈薄而縹緲。隨風怒而纏綿。綠衣被乎波面。紅粧夌乎波間。爾其並如相語。遠如相覷。舒若顏歡。含疑愁緒。出半面于翠屏。掩羞容于羅袂。低昂兮舞態。方酣獨佇兮孤芳欲待。千莖擎而張綠。飄搖洛水之嬙。一瓣落而浮紅。忽泛宓妃之屧。更有素曳共姜綦縞。淡矜虢國

梳妝質欲盟鷗梟然宿鷺紛兮王敦開閣豔矣吳宮較武極繁盛于一時奚俊聞于十里倏柔蔓之頓開聽清歌之杳來鵁鶄錦鴛出水棠依碧葉堪猜聰夫笑逐花舒紅蓮臉映鼓蘭橈而腕怯遡流波而力罄影搖漾兮風敲汗珠迸兮露瑩欸折憐深爭搴妬猛觸新芋而指幾驚避遊冶而首頻隱悵牽絲之難絕爰與歌而志哽歌曰情脉脉兮暗通思綿綿兮苦縈弱紅粧之零亂羞欲怯于秋風再歌曰渚風緊兮鬓蟬婆娑援花自笑兮孰與妾

多房空子老兮紅消磨花兮花兮爲且奈何無奈

舟輕人遠花稀香淺紅似慘而綠如愁寂寂兮一

湖流碇

人之似花花之似人描摹秀折若舉一喻百又

何足多也

反招隱

猿啾啾兮樹悲嘯澤蘭流芬兮澗底最深谷無人兮鎖蘿薜一片月明兮來往惆春風多情兮草倍青苔痕綉壁兮碧縱橫天桃飲露兮泣無主君獨胡爲兮躭浮名浮名習習兮世所驚鷓鴣之草茜兮廣陵有聲紛紛逐臭兮江籬見忌豺虎憑凌兮麟將焉倚麟兮麟兮奈若何西望岷嶓兮盜賊苦多誰能滅竈兮盡敵脫士庶兮置羅榆關東顧兮烽火飄士饑馬疲兮虎氣驕白狼有石不可勒功

空憶兮顯驕南方擾擾兮兵燹滋眥深峒險兮盤
妖魑長鯨吹浪兮擊海水破浪乘風兮知幾時宸
京直北兮揷天起金臺買駿兮有　眞主國狗猖
猖兮進苦艱白石磊磊兮不堪煑中原一望尤荒
凉鶉衣訴風兮糜人爲糧雞犬無聲兮烟火死纍
纍白謂兮溪壑壘吁嗟君兮無久留窮途滯人兮
天日愁驚禽奮翮兮遠折木山寂寂兮堪求求山
山深莫嗟惻荷可衣兮蘭茝可食五鼎尊兮藜藿
乃安簪組榮兮尋素無嫉高堂數仞兮何妨蓬蓽

之適君兮君兮華乃心松有絃兮澗亦有琴閑雲
入戸兮形成侶千古尚友兮堪與時君不歸兮烟
物窮松篁無人兮空自老

我瞻四方慼慼靡騁激楚之聲多于痛哭矣

訟牘

若有人兮盜天之威樹朱霞以建標兮張火雲爲旗塵坌坌以幕空兮恩澤罕降援虹弓以截雨兮豐隆奪响山靈目蒿髮焦兮濃綠慘而萎黃河伯泣盡聲哀兮洪流涸而不長苔痕瘁兮蕩爲輕塵疾風吹炎逼人兮萬火牛聯炬而群奔傷原田之若兇兮土久裂而成文氛磅礴而四驚兮上欲續于慘雲苗綠盡而生機殺兮桔槔徒勞嘆糞田之勤動兮亦奚慰婦子之嗷嗷徵輸急兮民生欲絕

闢遠不聞兮胥吏更黠爾何不仁兮葅龕其凶赤我地兮千里其空民窮財盡兮　國亦以窮無財奚輸兮無民誰供告蒼穹兮爲我除虺虐黎民兮其罪維殺勑風姨爲使兮首滌其煩命列缺率師兮誕伐其頑殲渠殄脅兮解澤其流百昌更生兮民沐弘休　國亦永賴兮征繕無憂

憂憫沉痛雲漢之詩

續孤憤辭

昔景濂惻友人之無辜被法作孤憤辭以勸世用法者兮有友亦爲人陷傷兮欲救之不得爲續此辭

維荆山之質兮易入世之磨礱彼丹穴之奇兮乃落人之檻中固羣枉之醜正兮亦弱植之得摧也方禍機兮已芽旣坑穽之遍伏市虎兮布其流言堂燕兮昧于先燭勢電發兮脫兕輿威雷迅兮鷙鳥撲急籲天兮莫闔望窮途兮痛哭天重門晝扃兮

雙纓同室之寇一來飛渡兮踏羅狂夫之毒滌佳人兮眉黛攢青泣稚子兮臉紅破玉步迢迢而欲遠兮故鄉影孑孑而日近兮異國恣摧殘兮吏怒如虎躍藩籠兮驚覓似鹿將與言兮誰人室如螺兮聊以寄身腥穢兮四壁析聲兮夜聞飯脫粟兮不得飽醉濁醪兮以杜憂之相侵阨何殊于樊下兮氣徒噴薄于豐城灰欲燃于何日兮頭搶地而悲鳴彼其人士兮亦孔之良藻行于幽兮餙躬于陽文陛離而錦披兮嘗巨擘乎黨庠痛無罪而縲

綫兮能無撫心而惆傷左之殉椎兮臧之死張晏嬰解驂以脫石父兮子儀返太白于夜郎夫獨何人兮友誼乃彰嗟我之孱兮亦曰金蘭少亦負此血性兮志在急難乃財詘于室之罄兮力短于羽翼之单有志不獲自伸兮仰天扼腕心痛債而欲刓亦何裨于之士兮有羞顏之自看予顏之厚兮艮塹此生蛩虛猶能相負兮予乃不如此倫心不獲驅此力兮將亦心之偽也爰著筆兮以鳴我慾審宗度因兮尚其鑒焉歡樂與俱兮禍患志遷無

徒泿交兮緩急何恃虛有此盟言

友道險側豈皆友之過末幅數語固是定交繩

尺重聲氣者所以有泛雜之憂焉

琴娛閣從言　甲戌春夏作

卷二

文類

翠娛閣近言卷二 甲戌春夏帙

錢塘陸雲龍雨侯甫著
仁和丁允和叔介甫評
男敏樹生生甫較

正德三臣論

天下事有激之適以相猢徐而挽之適以柔其奸而爲我用所恃當事者和其氣巧其謀不必避其咎而務白其心事亦可集何者猛虎之跳梁也激于湟㧞之罏而制于善媚之猾故奸雄之䖆䖆也

有殺一世之胆有殺一世之腕未必遽有殺一世之心其初必僞有立名節之心其心可入也必陽有愛士類之意其意可入也必有假公道以收憂君恤國之名其名正可引也卽其甚者有招權納賄之機而其機亦可乘焉盖狥理者固可諭狥欲者亦可誘也不見周文襄之在成化才以佴之賂以靡之此所以得久任而成東南水利之功也乃吾于正德得三人焉曰康海海天才豪放不下一關西才子下一近臣哉况屢招不赴節固凛凛特

感于人言忘其嫌忌蹈足權奸之門談笑而危解誠不欲權奸手滑殺朝士如雉兔耳豈藉此躐顯秩哉終權奸用事身猶然一冷翰林此固可白之心事也不然詔獄之禍不幾烈乎亦曰李東陽東陽不能佐健遷之推臯痛哭卽在朝亦無表表自見然當其荼毒士類之時亦能微詞解紛不至有賊殺大臣言官之事當其晚年每對後進痛哭自言已汙其身以爲國事之苦意者有狄梁公之心而無其才者歟揚一淸乘其同類之爭權誘以忠

君而脫禍遂使肘腋之元凶除于頃刻非所謂以宦豎攻宦豎巧于引之歟卒也相勵以淸作窮苦魚菜之詩而貪風戢矣三人者李楊各保功名康則罹咎且琵琶妓女遊行自廢康亦未始欲辭其

白其心而奕世之下則有憐而惜之者矣由是口舌之爭迹也且懟也益之水火也事後之擊緩也巳敗也巳極其憀剌也三人者猶所謂補敗局者也使韓文之疏薄處之如韓魏公之去任守忠又何至激之變哉不得其先籌而爲之維挽

策已非矣況猶在後者乎即磔之族之何救於國家元氣則和氣巧謀用之後何如用之前乎噫子以天啓時若有三人縉紳必不至禍之烈則三人良可思也抑予更有望焉檻虎出柙益之以嵎擾龍馴虎予能無望哉是所望于今之英雄

皇明宦官列傳論

嗟乎宦官作梗張父趙母所繇來也裴監不名十軍阿父所繇基也宣嶽有使此童梁丁董所以再敗宋國也葢此輩如膩一着于身未有能脫未有不積未有不臭敗隨之者故我

高皇帝懲覆監閹禁讀書禁言政事况得侵掄扉之命僭節鉞之權哉且明燭亂機曰漢末之時宦官雖縱而無兵權故凡所爲不過假人主之名以濁亂四海至唐世以其柄授之䝉至權勢之盛刼

脇天子廢立在其掌握洋洋　聖諭明指亂源若後之人主世世率由舊章即振直百輩安能亂天下至日李輔國程元振魚朝恩數人勢皆極盛代宗一旦去之如孤雛腐鼠大抵小人竊柄而能決意去之亦有何難在斷不斷耳此蓋痛心于亂兆已成恐悠柔必至淪敗又指出此駕馭一法亦不得已而思其次也乃後多玩其易制遂至借傳宣竊綸扉之柄借詗伺竊刺奸之柄甚而借監視竊軍旅之柄其間謹身畏禍者能有幾人其餘所借

愈大釀患亦大振幾覆國直也開邊辟流血禁門瑾蒭亂天下至忠賢而劇益不特口啣天憲而言幾天憲　天子威天下刑也金吾司寇爲之操筆東厰故物耳　天子平天下兵也京營邊鎮皆其爪牙内操其小耳　天子祿軍國者財也司徒司空悉其掌握内庫囊槖耳内豎之傭心膂未足外收鴛鷺爲兒孫在廷之諂諛直邀士庶爲稱頌雖天厭兇人

帝振陛柄所以除之者亦一紙詔書若

高皇帝之所面命然亦險矣危矣大都宦官入則勢親出則權重勢親薰灌之所不可及也權重彊禦之所不能捍也有人焉爲之中借禍不可言矣葢漢之宦監不兼兵刑故居平司隸得以制之其殺陳竇也必借張奐之卒唐之宦監握兵矣宰相京兆尹猶得抗之宋之宦監必與宰相比鍛鍊未能及縉紳未若我朝政之大者俱得竊之爲禍豈不烈哉且椓人之所以得任者以其無同寅知故情面寡也然出之而日與外吏習則亦能朋忠賢

何嘗不與彪虎黨也以其無子孫妻妾貪黷滅也然出之而日與脂膏隣亦思自潤忠賢之富甲天下豈盡擢之內帑也其去外臣幾何法立弊生不又多一番狼虎擾天下哉迨其禍稔而收之雖曰去之何難然而叢借巳久國脉巳傷士氣巳斲矣若其可使

高皇帝心思制度駕軼前古胡獨禁其識字禁言政事則神謨睿慮直見其必不可用必爲國患者倘取　祖制而尊之不惟保安天下亦且保全國

體將雲奇之忠覃吉之謹懐恩金英興安諸人造書于策而振直祥瑾忠賢諸惡不彰矣

勢親矣而益之以重權能不爲天下禍患者非淡于功名安于道義之人奚可得哉況有疾伉者激之以成其勢黨比者附之以大其聲乎察微知著高明沉潛駕馭者不可不知也

愼刑論

粤稽虞廷制刑以贖刑輕以流寬重終以欽恤誠愼之也愼非葸而不斷凡以刑恰如情罪如其犯稱天以斷有以允充一世萬世暨被罪之人而我不與則我自獻其敬忌之心一懲百警以生人非以殺人卽殺人猶是生人敬刑成德上治可幾已乃後世不鑒强秦富隋之所以亡徒謂火烈之可幾不犯爲政一務于刻深主先人之言如武氏之匭一投而不可出爲伺察如吉溫之網一觸而不

可脫不惟强情就法抑且强法就我刑以疑薏苡可云珍珠刑以細二卵遂棄良士刑以讒鵰夷浮江上之冤刑以忌燕泥落空樑之恨刑以言直龍比含嗟刑以頰苛揚饒飲痛至于北門置獄白馬流尸同文元祐又不足言矣彼猶出叢借也若夫人主一覽嚴間關一世慘毒可弗慎歟乃外獄悉繇有司而撫按批駁成具文況得望之法司也內獄半根廠衛而司寇駁正爲無力況或有所承望也蓋案牘之間不獨惟官惟反惟內惟貨惟來爲

不愼之端先持一慘刻之心更主以一已之見其爲殺天下甚慘也昔

高皇帝定律復有側原欲爲人開生路不意至今適多其死法至李韓國之死于忠肅之死楊忠愍比以詐傳親王令旨海忠介比以子駡父律一時意快後日不無異議可不愼歟故眞見其枉不妨爲張蘊古徐有功以身殉法是所望于執法者也不然小民亦上天生命奈何妄殺之至有限之才不置之鴛班而錮之狴犴雖羅一一罹悵衎楊之難

脫桑榆之難收其未入者亦兢兢救過靡暇跼蹐而不騁斲天下之材削任事之氣莫此爲甚也無論非虞廷寧失不經之意即

高皇帝所云民不懼死奈何以死懼之有霜雪而無陽春令世皆鳥驚獸逝草摧木折之象非所以點綴盛世也吾願執法者于死中求生無于生中覓死去干請去貨賄弃去一巳之聰明不殉胥吏不殉成案更不殉他人之意旨體聖主罔兼之心成刑期無刑之化一身有慶兆民賴之將在是巳

不則刑太褻則玩人且以有罪爲榮且以一罪可以卸担何以神激勸之柄哉良可懼也

刑人以承人之旨刑人以卸巳之責心事奚堪對人能存一慎心子孫黎民俱享其利故深識之士當國家大獄不難以生死爭之良有以也

三韓議

事有言之甚美圖之良艱卽極所以圖艱而卒不可徼一日之幸君子不貪其美也三韓自劉益納土馬雲固圉入版章幾三百年非若安南久爲夷服可以捨置乃欲置之不問豈所敢言亦豈所忍言雖然尙亦審其勢酌其力也昔宋太祖與趙韓國籌取幽燕韓國曰誰取之繼曰誰守之此計其人也宋孝宗與陳益公籌復中原益公曰陛下爲幾個臭錢所使耳試打算勾幾番賞犒此計其財

也。今摭侍中之貂者。未必盡勝長子之任。而牽挈之多。功令之客。人有顏心焉。非惟無其人。即有其人。恐不能盡其量耳。況將帥之中。號名宿者。有如劉如杜者乎。拔新進於偏裨。望輕而衆不與。如其以債進也。更慮其剝軍而離其心。至於財。兩廣閩浙有海寇。秦晉荆蜀有流寇。其所經之地。即供軍需而所經之地。皆所殘破。誰爲供租賦者乎。即加派於旁邑。亦未能補其數。夫以天下之全力餉遼司徒猶仰屋發嘆。矧今十虧其三四也。更遡雛祖

完顔故智所過悉毀其壁壘焚其廬舍千里不毛彼來固難賫糧我往亦艱轉運今日恢復云者將使伐罪乎抑將得其地而守之也今者　君明臣良將士効力一番舉動斷懲五路大凌之失而籌其全當必犂庭掃穴一還故疆然城障易建乎民庶易聚乎此一見於拓跋之愚王玄謨空城而去俟其分兵戍守師老勢離秋高併兵南下遂至虜馬飲江一見於兀朮之議愚宋謂雖與之河南俟其分屯縉守力渙且疲而掩取之今得地必思城

有城必思守新附之民易驚新集之堡難固星列之兵勢若不得相救所謂與之全遼不能一朝居也攻守之着莫妙于唐荆川與曾石塘書皆當熟讀也說者曰舉事宜乘氣之鼓大凌覆沒氣已挫於外而朝野泄泄無切齒心不可謂有其氣又曰舉事宜乘勢之盛士馬雖衆老稚雜焉以守則餘以戰則詘不可云有其勢而猶紛紛屯據煩司馬之除書費司農之輸轉哉予意薊遼祗備乘障關外駐三軍備戰守其餘簡精銳如京軍外征例徃

殪流賊。庶亂易平。亦無聚兵於無用乎。草野之人不知大計。微聞奴方納欵。欵成必還舊疆。還而不往守。則示弱。還而慢爲守。恐啓心。又叵測也。今東陲將帥多風鶴餘魂。朝臣救過不暇。量無敢倡言恢復。自取戮辱。是固不貲之置予。則慮美名易貪。致成雞肋。恐益以疲天下。敢浪籌焉。

時事到不可爲。謀處猶呶呶曰恢疆曰闢地。祗以益敗耳。請試讀此。便知料理地方有法。

戰守有方。權謀之中成功必焉。何煩盈庭謀復

始見忠勇云。

勦撫議

今天下所以長固久安者紀綱也若民庶得以破城邑殺長吏幾於無法天下所以輸財致力者民也若剷除至于混玉石烈猛火淩于無民夫法祖宗之法也民　祖宗之民也何可無哉則殲厥渠魁脅從罔治此從古兩全之道也且流民之起類起于洊饑饉而有司迫于功令猶責有于無課逃亡于實戶迨奉　明詔蠲賑復上蠲而下不肯貸者有之上賑而下不受惠者有之民見守法

者終于溝壑則不如走險矣一邑首事數邑响應一邑被殘一邑之無賴附和勢不日盈哉此三科募士先抓其黨使不入賣劍買犢陰奪其習使不合此善滅寇之術也或曰彼猶潢池小盜此滋蔓難圖夫荊襄之役流民四十餘萬劉六之亂其衆不三十餘萬乎而必欲盡之敵未易盡也必欲盡敵則如江彬之殺平民一家二十七口以爲功或截行道過旅空其資而取其首有必至矣氓氓而死不若依賊苟全此賊有日增難日減耳說者又

謂賊反覆不測撫而復起誰職其咎不知民幸脫湯火豈猶不知悛夫亦嫉功墨利者有以敗其局也秦晉之撫亦有成緒乃安插未定土著鄉紳藉口報仇有殺其人而私其橐者流民業巳脊脊爲之撫者不得不重其令曰殺就撫之民者抵罪而黨賊之譏起撫局不得竟矣抑知此類未撫即賊既撫則民其先固祖宗之所培養爲吾輸財輸力者也即今日以後猶然俟吾培養爲吾輸財輸力者也何必盡殺之哉即如項襄毅之于楚先招撫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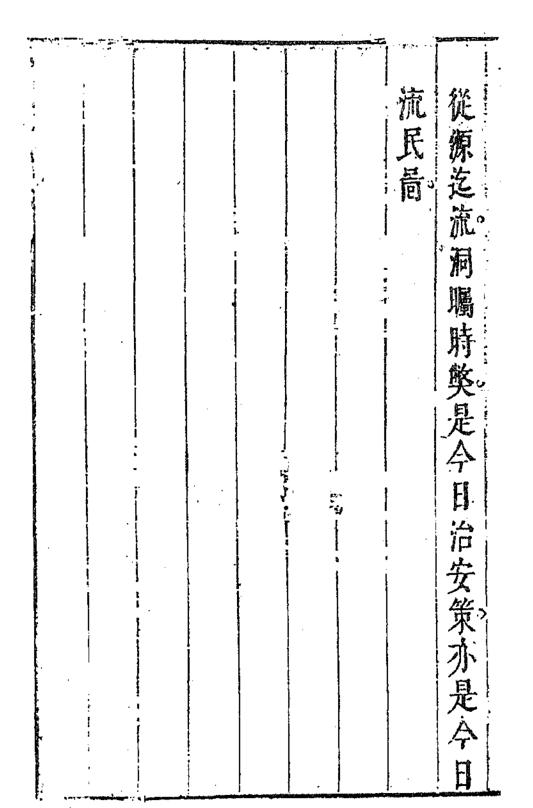
流民四十餘萬人戍脅從一萬二千人誅負固首惡一千二百人三等處分民完而法未始不行其間則無草營之也雖然不先之以威流民不就招即就招亦不知警宜檄蜀中據水陸之險使賊無所侵儇撤荆襄合兵以乘之使後無所軼彼即破一二邑亦不足以久供又迫于兵威進退無地然後馳榜往諭曰爾民世沭國恩一旦因饑寒之逼有司之不戒鴟張豕突流毒地方致于天討今川蜀之師前臨重以石砫諸司佐其夾擊荆楚之師

後蹙重以徵調各兵效其進攻蕬羊無依釜魚難久但爾民之中多有爲賊驅掠實非本心或邑破家亡苟藉存活夫平日有司不能恤其災患以致召變不能爲之環衛以致失陷盡置諸殺當亦非上天之心　明主之意今特與爾滌洗除首惡不宥其脅從有能斬戮賊徒來降者准與自贖其良民陷賊有能斬戮賊徒來降者仍與論功其自拔來歸者准與禀照隨便安插特開三面尚滌一心毋自執迷焚同玉石其已至流民願歸原籍者行

該地方還其田土。其已經人開荒年久。勿復更張。量與閑田。勿縱任失。百什成隊。就中立一總領督率前行。不得遷延。復聚。願隨便安插者。于荊豫土曠人稀地方。准與開墾。務期零星分列。不得成群。其地濶人衆。堪開縣處。或爲立縣。僻奥處所。或爲設所。設司。期于安戢。其未就撫者。分調精銳。首尾夾擊。期于必盡。以警後來。庶法與民兩完乎。不然民持必死之心。何事不可爲。文士擁斗許之城。率畝剩之民。不習戰之士。未見其不爲賊有也。即一

官死一城已淪一官伏法一邑已破土崩魚爛何所底止終見法僅明于將吏而無以及亂賊驅民作賊有不可言也故法有誅之反以得仰民有自無可復于有者則撫之說也無奈人不敢任亦不敢言流民何日已哉

冏于懲懸爲更新上者彰明綱紀下以毘育元元此千古不易之謨也然必須内信者在上同心者在朝朝請夕從使浮言不得掣其肘小肯無以飾其慾方能建所成而國享其利茲議



從源迄流。洞矚時弊。是今日治安策。亦是今日

流民圖。

山東水灾對

屬者中州災異疊聞閩中雨黍見告竊以爲此誠異也然足以駭見聞而不足以毒民禍國非灾也若夫先兆其異而今實昇之灾則無如兗之四邑淪沒人民皆魚說者云水之象爲陰其橫决也爲臣下驕恣宮闈干政宦寺秉權夷狄蠢動夫宮闈之事外所不易知在臣下犴狴之餘競競祈免褫奪亦無敢爲川之潰至于貂璫之遍溢奴虜之窺邊則文巳著之象不必執洪流爲之徵所以目

爲災之實者特以齊魯之交神京左臂天下咽喉
未有毒見于臂而指使靈癰決于咽而呼吸通者
蓮妖方已掃其藏逆卒又已疲其力奔亡輸轉之
民宜何如生聚乃東岸之土既難保其堤壘而西
岸之堯梗更不知所飄搖豈直鳥妖風怪無傷于
國無損于民者哉此固　避殿　減膳難起已逝
之魂即角帶青衣無救方割之慘謂宜　明詔有
司災傷所及盡捐宿逋無更以已死之負累僅存
之民以徵輸之重分撫事之念仍與賑恤特復數

年俾開荒安輯無虚文無中飽此眞救災之策也若夫婦寺之陰鷙似云狂瀾知上有以砥之胡虜之沓來亦疑川决知邊臣有以隄之非災也不然淮海久困稽天荆豫巳遭兵燹置齊魯于不計脉不虞中斷乎故不敢以爲聞之異而以爲爲國之災者無如此

赦說

赦之一舉。在　朝廷爲不世出之恩膏。罷宿逋。宥詿誤。宜乎在下者。如花木離霜霰而得雨露。禽鳥脫絲樊而就風雲。乃下多漠然若不有其惠者。不可不知其故也。租賦之罷多遠年。非其貯之官而未申報。卽其蠹之保歇而不卽輸者也。與民誠無與。詿誤大都釋其頑而捍網。富而骩法者。良善間及。亦必重賄。故民無德焉。此古名臣曰。愼無赦。頻赦則人懷僥幸之心。且爲貪猾之地。雖然與其爲

赦負毋寧去漫加朝廷徵一下且科十循常且拖負況出于驟盜也與其爲赦過無寧去深文朝宁刻深下承風旨棘林多冤哭即宥亦不盡也則竊願有赦之心不必著赦之事矣至夫人材稱難得尺艮斷不當棄以寸朽小民難盡殺潢地斷當亟于更新此則一番舉動定如幾下之木出灰燼而奏其清音華山之雀飲黃花而思爲瓌報下寔受其惠更能惠我國家矣

非無德惠而奉行非人寃成奸竄慎赦所以大

恩膏之及秉鈞者何以終　聖人之美也

尸蟲辨

世有三尸蟲之說予以爲此道家誕說以驚世更小人之工讒蛾伺貪黷竊眞者借以張其勢也非眞也何以明其然也天帝穆清奠位么麼不可干百執不易近舉天下衆不啻億兆人三其蟲不啻幾億兆焉皆得執囊橐以干殿陛蠅鳴蛩奏非所以明體也河魁獨綰輔弼不敢竊尸舌不得廻蟲曰三焦不啻微賤志在飲食不啻最微賤焉皆得工讒誹而事攻訐言入禍隨非所以重權也矧尸

蠡之習爲此貪天饗也有瘠于天饗者而蠡爲用矣掩有爲無飾大以小援甲易乙以李代桃蠡爲人用而帝且爲蠡用矣甚以無憑之单辭毫末之微戾以殺人恃察而寡仁非帝所恐也得人過而不詰則失威盡人不能無過則帝不勝威殺戮憑于蠡口帝不獲自行其威而帝終不威吾以爲帝之所不爲也或曰居高者戒大壅而不聞明目達聰有虞僅以寄四岳而不以及九官十二牧則正以明體正以一權且帝欲市察以明無壅今蒼蒼

之下忠而獲罪廉而見擯者不知凡幾矣節財而不見庸才奇而不得展者不知凡幾矣欲輸急而産業空兵荒交而身命盡者不知凡幾矣曷不此之聞而必聞過也則虫之說殆慘刻小人倡之以其猜察者誤帝以其恐嚇者制人以其貪婪者私巳爲是委權褻體之說并亦非道家之談也

明體一權朝廷所以常尊也今日講之者有幾蟲帝之辨熱血着紙將欲濺人

聖學策

聞夫鏡瑩而明。金鍛而精。則學之說也。泗濱之石輕矣。必砥而磬。豐城之劍銳矣。必拭而光。則美質必學而成之說。干將未就。歐冶剪指髮以殉之。而金鐵流。荆璞未剖。卞和洒血淚以明之。而瑶玖見。則學又必得人以輔之說也。天子之學。與庶人不同。安能繹萬幾而日習於咿唔。去批答而競麗於月露。不惟不暇。亦不必也。然内而明心性。外而飾政治。其與人一也。今經筵日啟。講章日進。天

子且閱會試墨義爲之甲乙不可云不學也後宮不聞有管絃之聲粉黛之進遊觀之蹕不可云不以美質學也然而若不能無遺議者則意者木天之中啟口也怵于威嚴致詞也顧及忌諱既不敢與大臣分格心之劾又不敢與小臣分口舌之功以此誤　天子也即以學問之發爲政治者言之治大端有二曰用人理財人聞惡以成愛不聞獨出于惡也財聞生而後用不聞獨計其用也且臨御之初嚴誅黨逆而亟收善類亦豈不曰愛惡相

成何以後輒如雷霆之擊一忤即斥一斥不復用也況湘道谷乃在明盛之時首竄積遐而復減加派亦豈不日生用相準何以後動爲錮錄之瑕新舊胥征徵促迫如火也責子罰妻乃在大有之年豈不經筵而明經筵反錮耶至心學之要與治最相關者有二爲不遷怒不貳過今責讓未幾繼以降謫罪其罪者兼及論救纍纍然半朝廷而囹圄也何怒之難平也逆璫煽焰手誅夷之豈不懲先皇之過復羅織之官豈不懲刑罰之過何今貂

瑫仍據要津且因其中傷戮辱士類也何知而復蹈之也言路之苦爭八座之陳言似不如講席者得從容以爲之開說而不聞格心之效則毋講席亦虛設而侍從爲木偶也曰　主上英武規之未必聽夫曰　英武矣吾未見有堯舜之資而不引之道也吾于　聖學而思古之昔傳

言路策

昔人有言言路之通塞係國家之安危予以爲今之言路即塞無病也今之言路一攻訐之場塞責之地矯激之府也今者功令甚嚴風影之事皆誰之言幸不形之補牘矣有能先事而爲國堅一籌歟臨事而爲國策一畫歟所爲爲國策財用者無非剝削敗壞元氣之計所爲爲國策邊防者無非塵土剩襲餘剩之言一擊之再擊之俱已僨轅之貪庸不燃之冷焰初陳奏更陳奏盡不悲之流涕

不痛之呻吟近且秦晉之流民逼幾何矣叛卒爲困獸矣海氛未寢山賊復興奴揷圍數十年之積禍未可一言盡也之數者誰爲策所以爾之獨是刑獄之濫言矣然牘累上而不售則母益 上疑愈深猜刻中官之四出諍矣然疏累控而不得則母與 上激愈成水火更進而間一二搏擊豪强能泯沽名之心能黜風影之詞乎能無干位有不安姑悻悻一擊爲後日地乎是先以巳之疑欲博上之信以巳之瑕攻人之堅祇聚訟耳且當事

者誠無足當國使令然使其人爲憂讒畏譏不獲出其餘籌國則言不爲之祟哉然又頼　上聖明無敢作威福無敢修曩下石不然全忠白焉忠賢詔獄艮可懼也以一身之名釀數十年之禍不乃以危國乎盖攻訐露小人之態塞責無真懇之言矯激益堅兩耳之塞則言路之塞亦自塞之雖然千金之子居襲室之内非延賔客納啓札則外事渺若山河即有贓獲之暴横子姓之竊權逞者皆不之知即有言者又峻拒之且詬詈焉則家衆將

益肆其無忌而不提矣綸紵之間不陰不陽非盛世所宜但隱惡揚善無數以詰責挫其銳無以猜嫌重其罰固亦所以戢其攻訐巳其矯激至夫鹿胎銷金以緐文峚責則又不妨于嚴飭而收其實功耳

制科策

今天下胥人才于無用混無用于有用錮有用于無用混無用于有用而人不肯爲用錮有用于無用國不得收其用其維制科乎驅經生于學究背人故言之而今甚矣何以言胥人才于無用採華擷芳虛有限之歲時鬪慧爭妍廢無窮之機智而且鑽營成其媚骨閱歷銷其壯心華茂而實不堅安問兵刑禮樂文工而行不逮何知孝友忠貞虎皮羊質不可以任矣何以言混無用于有用叩經

綸于披對祗龔陳詮問心性于篇章唯憑括帖統務乎挾筴牘而先驅銅臭兒倚錢神而銳進家藏金穴以側而青衿字識之無借徑而階鬻序魚目明珠且雜進矣何以言錮有用于無用心留典籍志忘逢迎行著端方神羞徑竇一腔血熱安得舍尺幅而遽躍彤庭百鍊剛堅何從尾賢書而得趨丹陛心長髮短氣壯神頹俟河清其何時死牖下兮有日兼貧柳質不得見矣何以爲混無用于有用而不肯展其用驥承蹇後徒飲泣于太行劒隱

匣中自埋光于豐邑羞樊噲之與伍嗟鄧禹之笑人雄情逸氣聊斷送酒國詩場巧智慧心謚付與求田問舍深山窮谷乃在膠庠矣何以言錮有用于無用而不得收其用劉蕡黜忠言不伸陳東死國事已敗耻爲躍冶誰奬貞靜之風浩嘆塵埋不收銛利之用遂至束蓬蒿作杜則不足以支大厦棄騏驥而駕車安能以奮康莊南金趙璧有空埋矣又何怪服官則濟濟當事則寥寥也能者不用用者非人受任周張敌縱之不可用也履事苒荏

體骨之習爲媚也苞苴入而不耻故以苞苴進也徑竇熟而不羞故以徑竇顯也削髮迎降應是趨承之轉局就利避害應是猨巧之夙心制科有益于國哉然則制舉中將遂無材哉曰正爲有材者未得見即見又慮處積薪之下質欲折而氣欲衰也竊願以制舉求文學之士又如唐宋開數科以羅士使廉而有心計者職錢穀強而有斷制者任兵刑介而有藻鑑者任銓衡守土有循良之長廵方有威望之臣然後久任以責其成功不稱職罪

舉士無徒以制科取士遴選之日以關節畧刹及咎其不得人則曰　上祇令臣以文取不能槩其行也則庶幾矣

克清大憝頌 并序

熹廟將二三君子不必有自功心然防微過甚嫉惡過猛間有進持平之說者勿悅也故不惟爲讒邪睨目中正者亦弗與乃猶銳于祛清不解審緩急之勢渙邪枉之羣以易我之攻竟益援固合外憑內而呼吸通內憑外而窺伺窋一擊不中旋騎首就斃禍貽縉紳幾樁 宗社諸媚盡綰樞要腹心分布邊隅撫鎮仰鼻息于貂璫卬

工兢心癉于狗監使非　宗廟之靈

今上之明雷霆迅發魍魎骨粉事未可知

矣克清大慜不可無頌曰

維天開皇啟以洪荒剖蔽藉朋劓孽見錯泰兆否

府亂昭理祥

熹廟之初國脈大喪　冲主臨扆心惶惶閑微

膚德是惟臣職正分遠枉名言匪刻廼滋葛藤繁

言孔殖功成不尸泉目巳側剔其術蹤毛疵亟求

鋤奸擊貪爰攻長秋迹其依憑糾結加膠國犬磬

牙鬼蜮噴沙。朝居郎署。夕放天涯。表裏奸神。誰肥其芽。毒機横發。志張手滑。緹騎雲騫。茅茹連伐。傷此藎臣。靡有完身。滂嬰三木。斯具五刑。清流白馬。悼彼衿紳。威之所到。世莫不靡。獻媚希榮。爲父爲子。殺人媚人。躐取卿貳。中外權傾。刑餘四布。錢穀兵刑。樞以董腐。頌功譽德。乃及天下。狂鋒篡謀。新莽其亞。賊璫吉祥。未方其大。勢成岌岌。誰克自立。天輔　皇圖。眞人起蟄。乾綱丕振。河魁躬執。大權既歸。逆氛已

類羽翼剷除爪牙亦摧凶頑笑笑亦何所爲俛首就道　詔書一紙天將

帝威擊賊令死

帝亟掃清乾斷晉明庸祿解綬忠貞彙征恤賢褒良梟鯢斬鯨盡撤中璫無亂邊庭積需五禩劃然中興戮瑾遯烈誅祥嗣令乃文乃武濯靈赫聲奠祚無疆永迓休禎

喬喬皇皇神聿張擬之于頌在桓酌般賚之間

浙形策

天下有形若安而勢欲危迹近治而實欲亂當事者急爲畫少緩旦夕一泄泄焉禍不旋踵正所謂厝火積薪之下也方今齊魯驛騷于兵畔秦晉荼毒于民流燕韓苦捶苦奴黠滇征安征普百粵則有洞山嘯海之奸而閩亦被其驚濤江右則有流刦肆刦之賊而楚亦驚其虐熖乃中州介齊魯秦晉之間方切震鄰而葉縣礦徒又發矣所謂一片乾淨土非浙而何而浙亦多可慮也浙南界山葉

宗畱所嘗據以驚動也東瀕海王直徐海所嘗乘以痛毒也省會聚五方之雜作宿十營之健兒乃亦有丁仕卿等踵亂豈所謂易戢之地哉且邇來若竹嶺之禦貧富陽縣之刦官非當事計剪之非宗留遺烙乎若浙西之殺石令產狂謀何不同仕卿之舉也至溫台之焚刦府城晝扃村落皆墟僅少減于直海之殘横然而定海之譟于餉遲省會之歐將領又浸以露其跋扈矣若夫豈煞之流則又無知惡少趨聚以漁小民固不在此數者間耳

誅一惡之是何如勢乎甚者公執孝廉殺之逐鄉宦之族屬而焚其室雖稔惡者有以激之然殊非法矣則肅軍伍以戢囂譁外以震瀕海内以壓封奪妄營之見非策之急哉然而非其本也摧敵不足贍其身則韓而山海矣稷祖不足給其用轉而刀劍矣逃亡多而徵輸缺則餉不繼而有以藉驕軍之口矣則欲靖浙之亂宜撫浙之民宜富浙之民而民又何如薪隹米珠所在有空虛之象而賦稅不聞偶貸而閩目加更有官與胥乘機之加而

無從詰問矣且青衿之優免店戶之門攤舉從前而返之好義者固不惜急公而愚民則不無怨讟況麦未秋而稅其夏禾未登而征其秋月開數卯民無日不奔走于縣中而隷卒之覕里甲急之同于叛賊下鄉征催錢帛雞犬什物一空有所欠一而需索十倍之秦晋爲採戈之封今省會且有封而不必戈者千萬虎狠無日不追呼閭里民何以堪也甚至懲奸不以法而以罰奸非强悍不仁者歟窮則思變又挺之走險也火蘊薪下照以烈日

沃以膏油燎原之勢不于是在哉欲爲浙清亂不得不爲浙民請命而爲　當宁請者曰無以浙爲利藪而瀕議加即欲舉已停之征亦無逆追于數年之中以重困民更有請則寬功令而無數没有司之俸有司未能載米而食携柴而炊也爲牧民者請曰無以浙爲利藪火耗可矣無混征自飽而飽書吏罰贖可矣無關節自富而富親朋爲大吏請則又當念正賦尚不給何以有羨貲我俸入巳見停何以有賂及我寬守令即以寬民寬民即以

彌亂使浙終受宴安之福也是所望也

擬曆書成進表

伏以帝勑羲和定四時而成歲官分伯仲宅四方以授時期以人意而合天心旋以天行而謀人事五辰就撫百工咸熙臣等云云竊惟月行遲日行疾盈虛鬭僭忒之倪璣爲運衡爲窺器象肇參差之隙重以五星順逆推步易混毫釐更之四序推遷錯亂秖緣杪忽天日高而筭易詘世日遠而術未工雖家伸一喙有史遷雒下楊雄一行諸人代史一名有大初四分皇極大衍諸種聚一時推測

之精神已堪稍釐其外經數世遵行之忽忽自爾頗生其弊是以金陵方定亟建觀星之臺玉鉉初調首須大統之曆徵名儒令太史表官署以欽天自覺天運之一新坐見人時之永定廼步算終遥而易泥渾儀亦迹而不神故周嫌首繩其愆樂護復糾其失積之歲月爰暨聖神茲蓋伏遇

皇帝陛下　廣運同天　昭明如日雷霆斷也雨露澤也兢兢焉穹窿心投雲漢文乎星河照乎幾幾焉函蓋胸蟠曆官誠守官守而不變或失其官

曆法固成法成而不易或膠于法欲求數不碍理
必也心與天通命專門亦命明經徵術士亦徵精
算旁求不遺於女子簡書遂及於徵臣瑤凾貝笈
出內府之秘書璧合珠聯彙民間之異帙釐甲乙
以正日躔晦朔以正月攷數察度不敢參之玩忽
析分至以定時析春秋以定歲立元測候期于竭
其涓涘既不泥古以狥人亦豈卑今而狥已盖將
以協心者諧五行之協因以和衷者調四序之和
期佐　黼扆之欽承克明鼎鉉之爕理謹將成帙

上塵 宸衷媿靡祿之窮年歟 賜覽于乙夜伏

願轉休咎於省歲勑幾康于惟時貌言視聽思各

踐其形雨暘燠寒風克循其序咸歌舜只共戴堯

天民循時而東作西成工亮天而省日省月 臣等

無任云云

擬上親策武舉士傳臚宴錫有差廷臣

謝表 崇禎四年

伏以旭日映重瞳 聖世新一時雨露慶雲開五色 與朝闢千古風雲熊不必夢而飛馬且俊骨而至威騰虎落喜溢兔罝 臣等云云 竊惟變務武而常務農民無二職人為卿而出為將朝不二官周公狼跋周赤舄之宗工師望鷹揚實丹書之尚父自創業者羞馬上之治類偃武而修文更守成者忘龍戰之勛每右文而左武毛錐與大劍相角

而相爭挽弓與識丁觭虓而觭勝遂至橫金之帥扼腕於將將多人浸而抱璞之夫易心于靡靡陋習世幾弱丧人罕勇聞建旌于而出塞既不解于韜鈐聞鼓鼙而思人復何堪于鞍馬士氣處疆圉亦歷壯心消烽燧不消盖上不以鼓舞作人下不以英雄自命茲者伏遇

皇帝陛下　稱心衡物　鑑目燭微殺生神四時之功文武妙一元之治知雄不足以入九軍而突榜自保氣不王也宜崇其體以振之射不足以穿

一札翰墨自矜名之盜也宜核其實以激之大羅
智勇之材俾作赳干之選螭頭虎伏糾糾乎剸象
之雄豹尾鸞停矯矯乎落雕之手身未履于戎行
而敵欲盡功未奏于邊鄙而氣已吞賜　臨軒之
問極亘古之奇榮傳　御殿之臚創奕世之特舉
芍藥羹調光祿芙蓉裳出　上方問報稱之何時
服寵光而無斁敢不萬金酧士一劍答恩志切忘
家懼懷臨事輕肝腦而不顧事之成竊媿忠而無
術履顛危而幾倖功之集深羞智而不神伏願假

以事權寬其牽掣偪僂承恩期盡展其手足休容
樂善尚毋恣其齒牙庶養士之金不入于槖復不
入于要津謀國之恩不殫于家復不殫于邀結白
狼劍落四朝之憤可舒青海旗翻一日之勳可奏
秦晉息潢池之弄閩浙清萑苻之奸特達爵知指
麋報　主臣等無任云云

擬上命兵部撤各邊鎮守內臣謝表 天啓七年

伏以王者無私政權豈先刀鋸小人難發任使乃遞宮闈抑簪纓于掃除之下而士氣消抗御於卿貳之間而人心憤何意頓還其故物遂令盡起其歡顏臣等云云竊惟宦豎之禍自古有之陰鷙之鋒迄今未戢獻蒲指馬亂宗祊而秦祚以移張父趙母酖君后而漢家以覆肅宗英主也上不保其父中不保其妻季述庸奴哉既則囚其君終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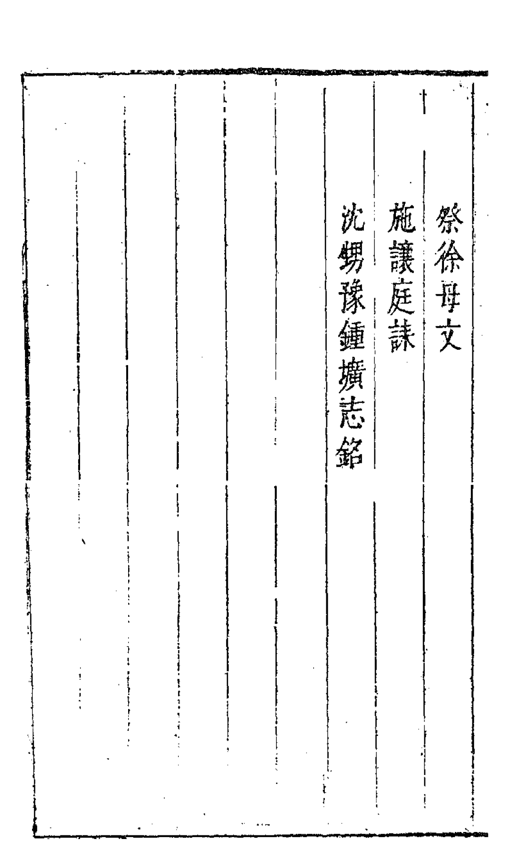
亦覆其國十軍阿父天子門生豈直媼相開邊而致主北轅丁董迷君遂偏安南服迄於我
明禁識字禁言政作法惟凉乃開廠乃奪門爲禍非鮮無鬚獻媚威脇公孤搗蒜趨炎令行督撫刎至士木而環珮蒙塵長安而玄黃戰血至賊璫而鋒巳極暨逆賢而焰益張半
朝宁皆其乾兒盡要津悉其隷侍土木災于天下荼毒遍于衿紳方幸大憝之克清豈堪餘孽之復出茲盖伏遇
皇帝陛下轉圜從諫脫距拔奸呂强亦忠鯁代不

數人承業果堅貞世唯一見況上無所制其氣易驕既恐其淩上而虐下下有所託其叢易借還慮其穴鼠而窟狐竊脂膏以自潤增之增一不涸之豁擁介胄以白雄予之予一附虎之翼無內顧者必忠固也不顧家者或不顧名義不解字者必直是矣不解理者必不解機宜此伯鯀之才堪於暫試方召之任不容久假者也褫其文繡還以黃衣奪其金章錫之箕帚彼自還其故我人得展其新猷矣臣等薰蕕異器水石難投讀士良之說而神

驚軫忠賢之逆而心悸竊恐墮其雲霧何意頓奮
風雷伏願愼終如始防漸于微久假以權虞擅情
之未息忽移其柄憂怨懟之易生何以杜其覬覦
何以奪其觖望庶奸得消於肘腋慶必及于寰區
臣等無任云云

卷三

文類


祭徐母文

施讓庭誄

沈甥豫鍾壙志銘

翠娛閣近言卷三　甲戌春夏草

錢塘陸雲龍雨侯甫著
仁和全汝棟瀼卿甫閲
男陸敏樹生生甫較

迂撓

癸有龍門劍客憫邊烽之頻起訏國恤之鮮傳彀弧礪鏃彀革淬金將致死于軍鄰有白石迂儒壺漿祖之酒酣劍客以手按膝睹目磔鬚大言曰子覩予徃當為國折馘執醜俘拓故疆滌雪宿恥以

秦未央子許之吾迂儒曰壯哉志恐其未易也劍客怒曰予薄視予予生山澤挺異資力勝百鈞一躍丈許殪豺虎如醯雞已媿徒勇爰習武事射石沒羽劍如脫兔更精陣法謂不足當匈奴與迂儒曰固然然吾為子難其進也自浙徂燕四千餘里僕吁馬瘏亦云勞止欲謁九閽卒未得通獻玉售錐窘如飛虫日復一日淋頭欲空傍顧無援誰為先容醜顏上謁赤生面頰胥吏求索隸卒呵遏幸乃得進視若茀屑我矜其奇彼不省閱潛抵雞肋

也

坐消歲月客曰今　上方擴網羅士臣下亦虛心

承德以我橐錐自應穎脫無虞不用也迂儒曰黃

沙紫塞士馬雲屯將以債帥貪愎自尊職以賄遷

進謟薄能部貧山剝渺如輕塵旅進旅退何時得

伸客曰髀思頗牧急起之武因風識勁韓王孫豈

以士伍終哉迂儒曰軍中節制錯疑犬牙鎮巡撫

監掣如立麻重以貂璫建節鳴笳議多二三此是

彼譁錙銖覓財秋毫摘瑕恇弱無罪廉勇罹罝兩

姑之婦承迎可嗟客曰自反無愆何惜入言鷙鳥

之擊必畢于亦不難枉尺直尋迂儒曰戎狄之徒利貴命賤鐵馬突圍赤身搏戰五路既蹂三韓薦豢藉兵資糧招士恤叛亦得亦狡亦整亦練城摩靴尖陣靡草偃累勝氣驕艮云難殄客曰常勝之軍敗于武穆寧遠深入實擒王杲無懼也迂儒曰蟲之不僵實惟百足犁掃角逐用衆用獨榆關戰士心悸屢覆魂驚風鶴眼眩草木烏合易離孱弱喜縮恩懷非素威劫未服驅之不前烏竄獸伏誰與成功徒果虜腹客曰顧用之何如耳誰曰積弱

不可起迂儒曰兩敵刃接賊者職前塗肝血𡈽死生倏焉功成策勳貴者獨先士也稽功遷延歲年一或相左績敗級鑴飛將屈首衛霍聯鑣何殊深山同草木湮客曰丈夫以身殉國矣必祿爵使後世知有飛將軍何必侯也迂儒曰渾河敗衂壯貫頹身僨師輕敵浮言恣興芝崗奇蹟績既有成始撓饞書終撓樞臣都市橫尸首傳邊城賊斯之征波及子孫夫方死義辱以將夷雙鳥哭冤潮永悲嘶灤永覆亡春制始知爲功爲罪竟誰尸之由來

功高實惟禍基丹忱不彰身滅名隨若其猝全終淪士伍何如荷鋤老于南畝客乃憮然太息曰子有以教我矣乃彈劍放歌曰綱鳳罝麟兮　主心之求醢龍膾鸞兮斯世之憂鴻鴈之翎必鎩兮吾將退而[illegible]于鴟鶚乃斷弧折劍與迂儒共耕于龍門山之陽

言者皆諳時達務之論而名之以迂夫以獨見而迂之耶抑以共見而迂之耶迂之者若人其時之名不迂者何若之人撓之而止于其迂者

若人。不知止而但知進者。又何若之人。世道人心。不堪置議。雖然。迂其人。將以不迂望天下之人也。不可謂非教忠之意深也。

西湖解

翠娛主人放舟西陵客有曰是嘗沼宋今且耗吾杭眞尤物哉主人曰是何咎之苛也宋亡肇于檜之主和未聞檜舵樂也其後悉索賦幣以供虜權奸迹作即微荒淫之賈八哥亦亡豈湖罪哉景陽之井陳自辱非井辱之也亡吳不得咎多情之西子宋亡乃以咎無情之山水耶如以為今耗也試且與子行吟澤畔放足林臯景與足依勝隨目接探虎豹之穴渾鴛鷺之群輿不能兼舟舟不能兼

輿而吾乃得領畧洞天騎響連錢舟飛畫鷁乎柳
稍鶯燕子笙管也水瀑山泉子絃弄也山水清音
梁氏小兒解之而晓㤗之聲可謝矣粉白黛綠何
如修眉山偃笑靨花開雲鬟霧鬢何如林半烟綃
波心霞綺金釵翠袖何如月摇金碧水蹙羅紋舍
兩奇晴好之爽光而問人間之姝麗贅也若夫水
陸之陳不過瞬息烹炰之奇不過果腹子與子皃
青帘而覓酒屐脫粟而為糧山蔬澗芷甚饒清味
為費幾何更可娛者大可玩恰在曉光方動來家

一幅水墨畫圖晚景將乘小李一片蒼碧山水烟蕩漾而湖山一色日曈曨而蒼紫萬狀月中天雨四山瀉影靈鷲山空快宜行屐西陵秋老雅勁吟魂倪雲林筆意誰賞之也彼酒肉傖父不必湖山酣不盡湖山耗也俗物穢我湖山更罪我湖山歟舊玉輦而忘汴宮辠有甚者即日銷寸金日生寸金何煩取西湖功辠平分之客無以對乃放歌浹夕

鏡水環中蒼峯四映遊覽之勝天下首舉西湖

然變六橋爲淫逸之地。改西湖爲酒肉之塲。湖
山有靈。固無以拒俗客。亦無以解俗嘲。安得不
以功臣奉此。

動箴

心勿俾槁亦勿俾擾無將無迎袪滯袪躁雲行水流境轉心了寸衷常舒精神以葆

靜箴

慧緑定生水以止澄一境不攖寸衷自寧寂不淪枯虛無涉寘因觸而現沛無流行

言箴

危則忌卑則辱多則躁寡則木文則支質則俗愼之哉

學箴

學以干進士之所羞學以啟愚士之所求學以見性學以格古學以博物學以致生鏡暗得磨鑒別無忤

平登州銘并序

天子壬申守臣不戒歸兵乘瑕乃碎岩邑撫鎮就羈隣封發夷餉遼備遼所備悉藉爲內攻資幽冀齊魯震

天子乃撤精甲簡重臣期殄之朝食乃時議怵賊怯攻虜而勇內攻是以中國疲也且急則走險越海搆虜成陰譬撫賊乃得益圍萊城殞撫臣于垣尸守臣于野

天子赫怒既付僨事者于法復逮逗遛臣

大發兵趨之進馘首或殪或跳登州以平是唯

帝斷宜爲銘以勒之曰

赤溟海兮鯨鯢戮截文山兮巖城復鞏東藩兮

帝畿安控遼易兮白狼慼伏三韓兮擴　皇輿億

萬年兮介景福

勳足以不朽

筆銘

銳則進鈍則退是故君子才之爲貴

墨銘

善於湼物亦以自賊淄湼彌多頂踵以磨

硯銘

坦而善受工於納垢是可以久

水中丞

過量則盈少酌則竭適如其受亦能潤物

褒忠祠十四先生贊

予嘗讀書褒忠祠。祠以祀明靖難諸死節者。爲文學博士寧海方公孝孺。翰林院修撰黄岩王公叔英。江西按察副使桐鄉程公本立。都御史山陰陳公性善。左拾遺奉化戴公德彝。都給事中義烏龔公泰。戶部侍郎瑞安卓公敬。谷府長史青田劉公璟。太常寺卿寧海盧公原質。戶部侍郎仙居盧公迥。蕭縣知縣仙居鄭公恕。東平州吏

月臨海鄭公華其監察御史鄭公智陝西僉事林公嘉猷則坐方公累死遂得併食諸先生皆義甘九死矢無二心薄王魏之回面步夷齊之慷慨或不難湛族意氣足感妻孥或不惜捐軀忠貞足昭日月良可褒也乃爲之贊曰

有更者運無易者心丈夫矢志終始弗侵反顏事仇世曰見機避辱就榮士切耻之剚湛七族知已云爾矧爲同朝綦惟臣子敢食子心以吝一死偉

哉方公文章世宗早被　主知晚爲權幸袁獄入臨哀動九重死即死耳予豈汝從骨碎節完族破譽隆修撰起家爰始邑令焚身格天甘霖四境繼入史垣募兵入援仗義執殳共期摧堅國破身殉英詞凛焉化及妻女節孝胥全程公諤諤俯露頸角信格蠻夷再直館閣時事之非公也早覺先幾投環國隨以削景隆孺子少貴而驕臣之不從竟爲敗招師措勢棘臣罪奚逃中丞之沉汨羅共轍尊爲苟全河山逍遥拾遺奇快漢鼎之絫天運中

否。我與受敗。夷然畢命。維葅維醢。臣寔有心。之死靡改。忠矣叔安。納言青瑣。飲泣入款。曰城將破。唯臣死君。維子死我。雖遭矜釋。此中無愧。頭身岩城。視死良果。瑞安陳奇。奇于伐微。從强就弱。言如醢鷄。何事窮兵。逼之高飛。謀之不從。乃釀禍機。南朝一人。常猶惜之。太常烈烈。左提右挈。亦與密謨。支國之蹶。一死不偷。洵世之杰。猗歟青田。文成之裔。矯矯風稜。繩格靡避。耻爲魏徵。利誘不二。詔獄自經。可以式靡。仙居之盧。邑異心孚。强項不撓。以

侯誅鋤。豈令壘貽。千載傲吾。北兵之來。勢不得當蕭縣東平。彈丸臨邪。二公志同。力抵其狂。平原之顔。睢陽之張。城亡與亡。全浙之光。維鄭維林。豋得所因。處陪講習。出參經綸。九原同歸。厥名並存。嗟嗟諸君。履禍何慘。人嫉君迂。我欽君敢。維不爭其心。維爭其膽。正氣經天。山嶽欲撼。論定蓋棺。九地無憾。名非所要。至誠之感。謹筆其貞。爰俟觀覽。
英偉以簡淨而得盡。生氣從錯落而能留。遂使勁烈之槩。千古不磨。

于忠肅公贊

典午塵蒙。河洛羌羯。靖康青衣。閩海播越。舟之失舵。淪汩杪忽。孰是土木。乃有我公。力抗南遷。竭節吐忠。失君立君。灑泣臨戎。百粤肅清。閩浙奏功。六飛之旋。實維公力。賄無可邀。虜乃市德。金甌以全。玉輅返北。公功之巍。厥禍乃奇。熱血一腔。竟洒京師。嗟彼羣醜。亦竄亦戮。天道好還。遑必有復。何如我公。千古欽服。

王文成公賛

飯而糜瓊饑不以濟衣而襞荷寒不可麗言迂行詭當亦無異理學之非無乃近是維公肇典首明良知良知之明邪正以分良知之明機宜以淸颷起擊撻公知之正颷起平濠公知之審豈猗氣節豈利勳名維公舉措理學之眞安南之役邊釁是戢盧王之撫兵燹是恤仁育義正豈云姑息浮言雖譁蒿之嫉厤易世而下榮名洊加列之孔庭厥寵匪貽

笑癡子像讚有引

予蓋顧笑癡子像而笑。笑爲之癡也。身無軍國之憂則宜笑。中無生民之戚則宜笑。目前無所累心則宜笑。世不以機械嘗我則可癡。我不必狡獪應世則可癡。觸境無所役心則可癡。别笑非巧笑、癡非頑癡、嘻然與險夷適。冥然與物我渾。日得其嘻然冥然。予安得不爲之笑。笑爲之癡也。遂爲讚。

吾泉生龍笑成癖。夫子似之乃更劇。胸經濟媼一命遠擅。目文史哂二酉之窄。謝屐尋山。周醇醉客。聲聞日新。襟期日闊。人彌得其可親。不得其可畏。此華亭鶴唳。終為人笑。而夫子時莞爾於水清山碧。

續成烏程縣誌跋 癸酉代

邑之有誌非以誌誇耀將振舉于是按景行于是資昔醇而今澆何以挽之昔盈而今詘何以裕之昔繁而今耗何以滋之欲使人一披閱而得耳予謂誌于楮不若誌于心誌垂百世不若誌于一人邑王矦固誌于心不徒誌于楮志于一人以志百世者也飛舄烏程其所興舉悉與邑竊會當言動悉與邑循良當挽澆裕詘滋耗悉與邑風俗賦歛民瘼當至邑富賢薦紳黌序之士皆秀美能文豈

曰若永之靈實觀摩作新之力也邑有志具于世廟時錢侯近續于馬侯而未竟侯則曰是予之任以屬不佞不佞謂馬侯時有其實尸鉛槧不佞不敢攘其功且更俾某詳核以成侯之休侯固曰予一人業誌之心更欲百世下入目而誌心云爾然誌有而未續續而未成得侯而始竟其勛不佞輩且託侯不朽哉爰命筆以著其盛

候謝劉心蓼老師啓

伏以加之鏤刻屋頭枯竹俄然出其清音被以徽絃灶下焦枝鏗爾奏其洪響煦育荷化工之意栽培暢草木之心頫首典思洗心鳴謝恭惟　師臺謙光法地偉德均天三湘想涵育之衷九嶷著斗山之望六載雲間騰躍盡皆龍鳳一期浙水藥籠間及溺溲市涓人之駿迫其朽獘藥公之龍憐其似勗以桀名勵行詔之融古準今藥石俾膏肓以避雨露令芽茁而起緗縑下錫光怪生蓬蓽之間

齒牙揚借鴛駘作騏驥之冠屬赤城軒輶未返山
公啓事猶淹然已捧檄驚心鏤肝鐫德計仙鳬之
入楚媿風馬之猶吳尺素未將寸心增赧謹因鱗
便恭候鴻慈卧未穩于東山　詔已飛於　北闕
伏願繼華容之大業振麻城之竒功九邊豺虎指
顧折其牙四野鴈鴻談笑戢其羽宰衡天下不特
門下入于品題沛澤寰中行見域中脫于瘡痏矧
吳越之民生凋敝已目擊于宦游荆蜀之流竄
横蚕心籌于隣震大抒夙抱仰答　主知　某旦

朝廷之有人樂依宗之得主進則罄肝膈以襄
弘休退則弄文墨以歌盛伐
合所生之地與所官之地輸情使事自不染頌
勉寬泛一語

賀王孟侯刑部

協民中于從欲虞藉士師長王國于式繇周稱司寇咸中有慶天下不冤法執爽鳩喜滋堂燕恭惟台臺綵嶺仙標瑯琊貴望綠映槐堦久卜仁人有後紅分杏苑共欽　天予得人縹緲豐城之氣新硎脫匣銳堪剸象截犀瑰奇豫章之材偉贊中𪚥巨可勝梁任棟馬喙入　九重夢寐鴻漸爲六署羽儀位列法宮簡司秋令國無法而有法民無生而有生犴庭幽草恒見生春棘院棲烏時聞噪夜

某初陪几席獲覩紫芝龍畀瓊瑶快睹白雪荷教
言之亹亹魏通候之沉沉謹此舒誠式伸忭賀伏
冀齊民一日明清單辭流有五宅有五孤以得情
殺之三宥之三勿難狗主掃蒼鷹乳虎之搏擊破
羅鉗吉網之深文轉殺機爲生機借義氣培元氣
濟猛以寬因刑降德心期福國志豈高門庶檻中
之鹿無繞夢于山林栖下之雞不驚覓于湯火
字字秀削賦骨詩情

答朱愁三書

弟少頗自負礪名行尚氣節期退不歉於倫常進不鈌於經濟雕蟲小道了不經心特以舍是無可致身不得不間為從事乃機緣之左嘆鄧禹之笑人時事之非作劉蕡之孤憤今人無可告語乃上而與陳死人作緣更不堪莊語乃妄而與齊諧譚詼伍然而非傲也非謔也一腔不得已非仁見孰鑒之哉客歲妄意一第可芥拾遂悉置米鹽不問乃納鑒之役遭刖者三逆至深秋猶然一敵吾進

退竟兩無據床頭之黃與才俱盡巾中之白隨愁並新門下親故秋葉不復作枝頭之聚噫自非僕慣歷世情空花世境何以堪此牛衣泣染所恃解事兒女子委曲相慰曰賈生才而夭彌生才而殺貧乃其常幸存此身不能作老鷹揚猶可作老伏生何自戚戚嗟嗟更能消幾番風雨耶悲來塡膺令才智無可往處近日欲屬筆而思不屬矣郎[illegible]不能殺人幸可至頭童齒豁又恐老蠹魚徒咽[illegible]仙字而不能化況能樹桑榆業也淸宵白晝[illegible]

殘篇。其間汨没英雄不少。庸碌如不佞。夫亦何恨。所恨者。腐草猶能作焰。七尺軀竟以三寸管作塚墓。無以庇妻孥。無以答知巳。不堪自問耳。扇一握上有和韵呈郢。直以徵弟之才盡。非敢云報。幸收之。

乞巧文

甲戌七夕諸女陳瓜果于庭乞巧天孫見樹揶揄
于傍寺適過之曰無戲媮爾亦將如父之以拙終
斆文侈新局故機難仍舃亦忏誠投體天孫洒筆
如杼雲霞蔚蒸五絲交瑩莫知其因鳳翥欲奮獸
驚欲奔草疑動風花疑笑春持此瑰麗以驕世人
雖然吾更爲爾祝世道顛隮薄民諂非詆孔云陋
讁夷曰迂穢濁執義衆共遠去樂貧守禮匿笑且
耻信度而趨莫得其似唯我天孫尚巧兒志走利

蟻纏赳各鷹鷙鉤鏨以蔽愚世以智維纙維矩如
涅如淄端方府忌高亢基辱堅勁骯髒翀鬼不福
天孫有靈尚巧兒骨柔剛作脆甲下自收踦矣蝟
卷踏戕狐伏屏氣側躬騎足睨目屢揖不前拜跪
匍匐韓非說難卒以說詘言危身危孰尸其訣尚
唯天孫錫兒巧舌語不必根諂無懣頰疾迅峽發
縮如轇結維人之承匪歡之悅詭誕狂冥言堯行
桀植身入世曷能無心億中貨殖銅臭位尊乘風
呼遠繇徑步輕稽首乞靈界兒巧營中夜牙籌清

胥貴門有熱斯[illegible]無實不奔金輕文婚狷積譽騰非關學膐豈俟才宏畐而弗獲亦孔之醜倖獲浪邀往往而有洪維天孫畀兒巧湊不田亦秋不引亦彀不文之售不脛之走居然上士神詡氣狃抗顏驕世器溢不覆方更有所視兒遽曰父止止若是之巧兒所不願乞也予曰若無此諸巧雖巧于文又無益也乃相與一笑

世事之巧幾不堪描繪如果以祝而邀天其巧之祖卯上下天人詞有盡而悲憤無盡

壽魏邑侯文 有歌 時癸酉三月

玄黃間蕃茂之氣春作之府。曦而日。晬以煦。條而風淡以穆。覆而雲。油油其蔭輕颸而雨。霏霏其澤溥。不言桃李胥顏欣色語快得乃主而短蕪弱蕘亦苞飲露濊蕤舞颺恩美哉春之雨物也。玄黃爲大父母春其代大父母以父母品彙者哉乃 父師代 天子噓我輩于門墻蘇芽茁於郊野。夫何殊焉。雖然風雨猶秋夏而和肅異體雲日逐春冬而舒慘易狀是又 父師秉春氣毓靈因能斂春

氣爲敷錫耳對玆春日識沐浴化日之曰坐我春
風快披拂仁風之內囘大地之痒無令一隅含膏
窃有異於封人僅爲身祝者爰作之歌以附擊壤
歌曰
春之波漣且湛兮我公之清春之陽旭且皎兮我
公之明春之恩灝且遍兮我公之仁坻春之行亘
古常新兮綦我公之壽齊於喬與彭

吊五人墓文

五人爲顏佩韋等。當周蓼洲被逮。奮起殺緹騎見戮。後人即以毀魏璫祠址埜之。張天如有碑。以傳其事。

嗟乎天地晕奸宄。殛大權落離明蝕羽翰張罝罟客梟踶。喙鷙在棘。公是涇渭。公心莫折死豈翩知三代之直。當逆璫之虐威。綦盡吐而禍隨更群蟣之鼓波。戕正士以爲媒。羌託孤之奚罪。必蘭芷之俱摧。追咫尺一之傳宣。忽轟雷之怒喧。殪孤黨如孤

豚裂矯勅如輕烟維五人之志生執大義以鳴奸斤斧囚縶適協所志羞與汙生樂與忠死死伸國法生彰國是熱血一腔何惜都市彼賈賈徒顏婢膝奴排賢附閹倏紫倏朱曾幾何時竄逐駢誅爭若五人爲烈丈夫𪭢碑道左當道之祠祠且荒烟塚乃纍纍過者欷歔爲誦且悲琬琰之光名姓永垂輕舠過此爲之俛仰走筆書詞以寫骯髒身䝉非辱殉義非枉俠骨香名以亘天壤

憤時慕義高詞激楚

祭徐母程夫人文 舊作

維年月日予友公琰之元配徐母程夫人素車丹旐將以柩遷也。某謹以隻鷄絮酒而祖之。曰嗟乎。中饋之賢世恒藉之。而吾儕尤甚蓋吾儕一落呫嗶障中。苦思可以入甕專愚幾忘馬足冬之裘。夏之葛饑之食渴之漿。與酣出斗酒以佾狂。居貧躬辦緼以濟之。且至斷機相成。投畚相勗。不煦煦以兒女態繞人柔腸。則有非名家之姝。幽閑植德。頴慧成性。淡泊棲心。勤愼策躬所可幾者。謂足爲嫂

氏雖耶。是唯嫂氏。婦訓夙嫻。靜貞早具。自綽然耳。若夫孝友易間於妻子。嫂氏佐公琰事二大人。有禮承歡。養志靡不至。暨遇諸叔。解衣推食。任德無厭。卽有忤弗較也。嘻。嫂氏之佐公琰。直以才哉。蘭方茁而根摧。珠胞抱而胎隕。布素相守者二十餘年。不能延之一旦。以相夫育子於成。良可痛也。龍章有錫不華其躬。鸞喙無緣。不續其斷。天又何不福善人而久之歟。是以某旣欽嫂德。更悲嫂年。羹魚飯稻。猶悃嫂氏之澤。今日者一觴之瀝。不能注

之九原也悲何如哉謹組單詞以和薤歌靈有知

乎尚亦鑒微忱而來止乎

施讓庭誄 并序 癸酉作 代

先生故武林望也。族大能睢籍亢甗謙。麟筆成花，璀奕七襄異錦。鳳毛傳彩，輝煌五色奇文。驅才役命，百戰不降。蠹人俟天，一經翊後。既翹楚黌庠，更型模里閭。行閭者譽芬德恢者，報大方冀邀簪紱於子貴，樂衡泌於永年。乃徒聞典義之言，未酧福善之答。山頹泰嶽，木折梓材。失先輩典型，萬里隕搏風之翮。詘後來經濟，六月息激水

之鱗。其誼列子行。心傾父執。懿行猶新。未暇摻金管佐玉堂月旦。哲人其萎。爰敢抒石心寫累德詞章。敬侑薤歌。不羞下里。是爲誄。誄曰。

猗與施宗。祥發于姬。魯惠之裔。學于宣尼。越厥後人。徽令蔚起。肩吾文章。子仁忠義。衍脈于杭。簪組敝茀。嗚呼我公。岐嶷特生。仳玉稱潤。儷金得精。曰孝曰友。是唯性成。攻文于早。厥才孔邵。抉程之藩。踐朱之宬。屛奴賈隷。韓流蘇漂。無戰不捷。海宇名

噪名之誤人匪蹤則矜蹤易基態矜乃肪凌雖公
不然甲牧循循我宗既睦我里亦悅大德小閑咸
正罔缺如彼英頑乃不纓緌臨車遺迴莫起其蹶
嗚呼哀哉命之不辰公其如何斐斐後來賢儁孔
多作醴之源有菁者莪伯也高翔入賢之羅雖茲
老成乃枕山河嗚呼哀哉人盡事君奚必其身秋
風繡鱠夜月清樽出林婆娑亦有經綸蹇蹇匪躬
易我後昆以嘯以歌樂此大椿日中必昃物反于
極造化忌盈禍福相逼酷矣二豎乃入于膏肓之

杳冥。呼籲不靈。典型墜失。戚我友生。雖公奭然。存
順殁寧。嗚呼哀哉。哲人之亡。實國之傷。誰謂斯人。
不在廟廊。有怀芾侑。肯泮徜徉。寵錫終來。松楸之
光。丹旐擘擧。慘然[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泣。所私。唯世之以。嗚呼
哀哉。

沈甥豫鍾壙誌銘

甥名濂豫鍾其字也予姊子多不育中年方得之生時眉目踈朗髮覆額黑如漆可鑑少長唯現歡喜相予甚惜之器之壬戌隨予讀書湖上時年十三與予兒敏樹七齡兩人篤好不啻共毋每日暮課餘日輪初墜霞綃繼之湖水散金碧予携兩兒出據梧隱若或散步沙堤間出痴語韻語相應答致足樂也每客至適僕出甥輒煎茶竹中趨蹌皆可意有果餌出以獻無惜也或予出館虛無人頗

能扃門自守勿浪出客有來者甥出應禮度謙下周整款接不啻予莫不驚且愛焉時予友前後散處者幾十人甥莫不懽然應接事如事予歷三年無少忤者其器宇可想也乙丑予爲家事縻不能舘甥更延師時巳十六乃煦煦如女子無褻言無邪語聞人言之輒面頰作赤初不大慧頗畏予督課至是聞予至輒引登樓舉所課就質且乞講論秉燭勿厭予深幸曰甥喜學乃爾青衿不難至矣丁卯以勤故忽得血疾予疑其有他竇然甥事上

恭接下謙至御婢僕則嚴門無狎交洵勤故也戊辰仲春予以事走金陵與之别囑以珍重持循神王不意季夏返至吳門聞人言則以别予後旬日而劇更旬日以初夏歿手錄一金剛經亦未竟吁痛哉抵舍予哭之慟惟前姊爲道其臨歿慰藉一家言甚痛且以不見予爲恨至於姊狥俗言議爲之畢姻甥執不可日予不欲誤人女也更達矣及見諸親友莫不惋惜謂非是兒無祿實沈氏無祿不得有是兒耳兒眞可惜者嘗爲聘趙氏未娶父

某文學毋則予仲姊將以某月日葬某所藉山面流松杉交蔭盖吉壤也嗟嗟又誰爲吉也因歓泣而爲之銘曰

麟之生不及夕景星卿雲不屢出一丘山阿老此泉石吁痛哉

翠娛閣詩草小引

康崑崙琵琶段師謂其本領大雜須不近絃索十餘年乃可教予小少貧甚無書可閱僅三体唐詩于鮮選詩借爲導師已得詩雋詩所詩歸又資爲法程近則得曹能始十二代選詩漸識所宗而習已成矣所喜者終爲舉子業分割心手習亦不深然欲棄去十年盡忘本領以爲學地又不能待也謹裒甲戌春夏草託友人刪之以質四方之爲段師者

錢塘陸雲龍雨侯父題